DOI:10.13216/j.cnki.upcjess.2020.03.0009

从“大众化”到“生活化”

——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视界

吕明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哲学大众化是哲学和大众的共同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原点与理论内涵上看,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本质和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本身蕴含了生活化的要求,生活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种崭新视角和重要途径。从概念、范畴、意识到生活、实践的“哲学问题域”的转变,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哲学观”的转变,从纯粹学术话语到通俗化、诗化语言的“话语体系”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当从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汲取营养,通过关注大众的现实生活需要与诉求、营建尊崇与热爱劳动的社会氛围、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话语体系,实现哲学与大众的“双赢”。

关键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生活化;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B0-0;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0)03-0067-07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70多年。纵观走过的70多年不平凡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卓越成就,同时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中亦逐步实现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价值取向日益多元,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幸福追求也日益强烈与迫切。因此,面对新时代的新矛盾、新情况及新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如何在中国语境中更好地坚持并真正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指引、价值导向、实践指南作用,即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课题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大众的哲学,也是实践的哲学,亦是生活的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6} 马克思力求在突破和超越旧哲学“解释世界”的书斋式旨趣中建构“改变世界”的现实路向,其最终指向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本身蕴含了“生活化”的内在要求,唯有以贴近日常生活的具象化、通俗化而非抽象与晦涩的形式,才能为

人民大众所接受,进而真正“内化于大众之心、外化于大众之行”。由此可见,“生活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种全新视角和重要途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开辟了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视阈和新境界,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魅力以及感召力与感染力。

一、哲学与大众化:彰显“大众风格”

哲学的主题即是“人”,“人”亦是哲学奥秘之所在。哲学从实质上看就是以反思的方式对“人之本性”把握的一种理论表达。因此,离开“人”谈“哲学”是空洞且抽象的,而脱离了“哲学”,则“人”及其实践活动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爱智之学”的哲学并非是少数哲学家的“发明专利”,亦非是只有少数人才可以赏鉴的“阳春白雪”,哲学实际上具有鲜明的大众风格以及人民性特征。

(一)“哲学”与“大众”的关系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2]9-10} 理论彻底的关键在于把握住“人”这一根本,这里的“人”指的便是人民大

收稿日期:2019-11-06

作者简介:吕明洋(1995—),男,蒙古族,辽宁营口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众。“哲学”与“大众”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倘若哲学披上“艰深晦涩”的外衣疏离了人民大众,那么人民大众也必将会对哲学不屑一顾致使哲学备受冷落。从本质上讲,哲学大众化既是“哲学”亦是“大众”的需要,是二者的共同要求。

其一,哲学的独特功能和价值能够满足大众的切身需要。一方面,哲学为大众勾勒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是大众科学认识客观世界的根本参照。从零散、自发的常识性认识向系统、科学的总体性认识转变为大众真正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哲学所蕴含的批判精神、自由精神、理想精神恰恰契合了大众“批判与改造现实世界”和“建构与追求理想世界”相统一的“改变世界”的目的及归宿。因此,哲学为大众改造世界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理性引导。此外,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即是“解蔽”与“祛魅”以使人达到“澄明之境”。在“暖阳霓虹”和“狂风骤雨”并存的世界中,人总是要有自己的处世立场和态度乃至超越自身,而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为大众及其活动提供了这种统一性意义的依据,能够给予大众以“终极关怀”。正是在哲学所构筑的“精神家园”中,大众获得了归属感和慰藉感进而找寻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其二,大众及其实践活动能够夯实哲学的基础、推动哲学的发展。从形成角度看,哲学学科的产生源于大众的社会实践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从发展角度看,大众的实践要求和现实需要促进了哲学知识的延伸、拓展与传播;从内容角度看,大众的实践活动所孕育的朴素思想为哲学思维的加工和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如果离开了大众的实践活动,那么哲学至多仅能“解释世界”而不能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与功能。更重要的是,哲学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并非由少数哲学家说了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身处实践第一线的人民大众才是评判的主体。毛泽东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因此,能否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能否帮助大众解决现实问题、能否指导大众变革世界,是衡量哲学价值的标准,亦是指引哲学前进的方向、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

其三,“哲学”同“大众”能够在双向良性互动中实现“共赢”。“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16}唯有立足于大众的现实生活与实际需要,

哲学才会得到大众的认同与赞许;有了大众的认可和支持,哲学的“羽翼”才会更加丰满、“灵魂”才会更加高尚、生命力才会更加旺盛,进而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滋养和武装的作用。通过哲学的指导,大众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且更善于以哲思的方式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与本质规律。作为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哲学为大众实践、奋斗从而实现理想目标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引导。由此可见,正是在“哲学”和“大众”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一方的发展必然带动另一方的发展,二者实现了“共赢”。

(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本质与根本属性

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武器。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事物、观察现象、把握规律、剖析问题的“显微镜”与“望远镜”,不仅能够看得更深,亦能够看得更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原点与理论内涵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以人民大众为价值主体,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至“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价值旨趣,因而“大众化”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本质和根本属性。

首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原点而言,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立下了“为人类工作”的宏伟志向与崇高理想,在其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便认识到了“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提出了“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4]的观点。马克思如是写的,亦如是做的,他毕生坚守着初心、践行着诺言,身体力行地从事着“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事业以及参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马克思以其一生的具体行动与生活实践创造性地诠释了一种崭新的哲学发展路向,他将哲学从彼岸的“天国世界”拉回到此岸的“现实世界”,以“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为逻辑起点,在对从前一切旧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中确立起了新哲学的三个原则,即“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以及“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将“哲学”同“人类解放”相结合,指出:“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6}这样,“哲学”便内化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即无产阶级与

人民大众)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思想力量乃至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了科学,作为“思想的闪电”,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击中了“素朴的人民园地”,使得工人运动从“自发”转变为“自觉”。同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两个伟大发现”为无产阶级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把握人类现实命运、实现自身自由解放提供了指导、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上看,其全部内容无不关乎着现实和大众。马克思从不同角度、多重维度、多个层次深刻而全面地阐释了哲学的涵义与价值,捍卫了哲学介入人民现实生活的权利。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作为“来世的智慧”的宗教而言,哲学则是“人世的智慧”,它将“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2},真切关心、密切关注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生活疾苦和命运走向,致力于用“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砸碎束缚的枷锁,“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10}。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哲学具有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的特征以及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反思”,因此哲学拥有一套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的概念体系与论述逻辑。但是,这并不影响哲学同人民、同时代、同现实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5]220}从本质上讲,哲学与人民具有内在关联的一体性,“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5]219-220}。因此,作为特定时代与人民的产物,哲学家的使命并非是凌驾于世界之上抑或超出世界之外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再灌入人民大众的“头脑”,而应当用同样内含于“人体”的“头脑”并以“公共理性的清晰语言”将人民的“精髓”充分地表达出来。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5]220}作为“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不但要在内容上而且要在形式上把握时代问题、直面现实矛盾、反映群众呼声、回应实践需要。“哲学星空群星灿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中最明亮的。”^[6]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科学智慧与理论力量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之无愧的“大众哲学”。

(三)“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关系

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继续散发智

慧的光芒、展现真理的美妙就必须进一步推进其大众化,而在这之前首先应当厘清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大众”。“大众化”中的“化”指的是性质或状态的变化、转化;而“化大众”中的“化”指的是化入、感化、化育,亦蕴含“服务”之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大众”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体,“大众”是客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为大众提供了理论基础,还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向度、行为的范式、价值的导向,发挥了育人与引领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凭借其感染力与感召力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人民大众真正掌握其精髓、领会其真谛。同时,在这个春风化雨般的过程中,“理论掌握群众”与“群众掌握理论”实现了有机统一,人民大众能够自觉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服务于自身现实利益的实践需要。由此可见,“大众化”和“化大众”是一种辩证的结构与过程,没有绝对的“大众化”抑或绝对的“化大众”,二者并非是单一、孤立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化大众”的辩证互动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大众、现实社会三者的各自需要具有内在契合性,更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鲜明特征与独特魅力,即体系的科学性、思维的超越性、视野的世界性、思想的人民性及理论的预见性。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绝不是简单化和庸俗化,庸俗化与浅薄同通俗化相差甚远。“大众化”诚然要讲简明化、浅显化,但哲学大众化的“魂”在于哲学,不能一味追求表达的形式、迎合大众的口味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深刻性和科学性从而丢掉了这个“魂”,更不应以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为代价。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无论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其语言都朴实无华、简练易懂,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真正彰显了中国气派与大众风格。

二、哲学与生活化:回归“生活世界”

哲学不仅是“爱智之学”,同时也是“爱生活之学”。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息。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哲学和“人伦日用”(即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尤为注重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冯友兰曾指出,“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7],因而哲学即是对包括“宇宙”在内的“人生”的系统反思;梁启超认为,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即是如何使“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以及“我的生

命和宇宙”融合为一^[8],而这个问题唯有依靠“道德实践”与“生活体验”才能解决。黑格尔指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9],哲学研究应深入思考和开掘“内心生活”与“精神活动”而非耽溺于“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兴趣”。学院式的语言表达及德国式的论证方法使得哲学看似远离现实生活,实则不然。如前所述,哲学具有一定的思辨性,它并非像文学、艺术一样生动形象地表现生活,并非像政治、法律、道德一样直接反映政治法律制度 and 行为规范,并非像宗教一样虚幻地构造彼岸世界,并非像具体科学一样实证地研究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律,而是力求反映社会生活乃至整个世界的一般本质与普遍规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生活领域不断出现新问题与新情况,并且彼此纠缠和交织、相互关联和渗透,因此,这就需要从哲学上对它们进行一般性分析,在深刻挖掘内在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找寻新的发展路向。

哲学同大众的生存、生活的密切联系为哲学的大众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即哲学“生活化”。从概念、范畴、意识到生活、实践的“哲学问题域”的转变,从认识论(知识论)到实践论的“哲学观”的转变,从纯粹学术话语到通俗化、诗化语言的“话语体系”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将大众的现实生活作为自身的出发点与归宿,向大众的实践与生活领域转变,不仅是当代哲学发展的新出路,亦是新时代推进哲学大众化的新思维和新理念。

(一)“生活世界”理论的演进逻辑

在传统西方哲学中,感性世界同超验世界彼此分离,形而上学成为了一种超越于人的存在,步入了一种理性的盲从,致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而现代西方哲学的登场将人类理性拉回到了日常生活中,哲学研究范式逐渐转向了生活世界。

20世纪20年代,胡塞尔最早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将现象学研究的重心从“先验意识”转移到了“生活世界”。他认为,自然科学只关注事实而忽视了人的现实命运,科学世界在建构自身时逐渐取代了生活世界,自然科学同人的分离使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世界不复存在。因此,为了克服先验意识导致的意识中心主义、拯救欧洲这场哲学与人性危机,就要回到被自然科学所遮蔽的“生活世界”。依据胡塞尔的观点,“生活世界”即是一种普全性视域,它涵括了由人的意识所面对的主体相关物组成的全部具体视域,自然科学亦蕴含其中。作为一个

前科学、非主题化的世界,“生活世界”是直观的、可经验的,人的全部“忧虑”与“劳作”都适用于这个世界。^[10]人生活在实在的世界之中,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同世界相适应,因而生活世界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在存有,而是主体的构造之物,只能以超越论现象学而非自然科学条件下的对象化、理念化的方式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把握。胡塞尔将人性和危机、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有机结合,使得其哲学发展成一种关乎人类真正存有的现实责任。而后期维特根斯坦从“人工语言”转向了“日常语言”,提出了“生活形式”的概念。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1],语言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语言意义和语言运用的结合使其成为了人类行为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生活形式”即是一种遵循语言游戏规则开展交流的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将理解、认知、语言同社会、行动、实践相融合,试图把一切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而语言的意蕴又植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之中,因此,唯有回归生活世界才能发现真理、寻求意义。海德格尔则通过非理论化的思维模式及诗意话语区分了“理性造就的世界”和“日常共在世界”,剖释了日常生活世界及其全面异化,提出了生存论哲学,并使现象学的“意识态度”转向了关于人的存在的“生活态度”。他将“人的存在”称作“此在”,“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12]。人“被抛入”世界之中,必须同两类“存在者”打交道,即“他物”(包围在自己身边的在者)与“他人”(与自己共同在世的此在),与此对应的人的两种存在状态即为“烦忙”和“烦神”。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现了一种对于主客二分的科学世界观的超越以及接近人的日常生活的倾向。哈贝马斯沿着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的传统提出了“语言是批判理论的基础和规范”。语言即是一种交往行动,而语言交往的背景组成了生活世界,日常交往活动反映了生活世界的内容。“生活世界构成直观现实的,因此是可信的,透明的,同时又是不容忽视的,预先论断的网。”^[13]正是在语言交往与符号互动中,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协调作用以及人的社会化功能最终实现和完成。布达佩斯学派重要代表赫勒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人道主义理论出发,提出了“日常生活革命”的构想。在赫勒看来,作为“自在的对象化”领域,日常生活指的是“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4]。她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将日常生活“人道化”,扬弃日常生活的异化与自在化状态,使之成为“为我们

存在”,即“有意义的生活”。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生活世界本身,表达了向生活与实践回归的诉求。作为一种崭新且特殊的哲思方式,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向丰富了哲学研究的内容、拓宽了哲学研究的空间。虽然这些理论因将生活世界日常化、精神化或纯化而陷入理论困境,但它们为我们回头观照哲学尤其是哲学大众化的发展现状以及探寻推进哲学大众化的路径提供了借鉴、开辟了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的提出

“生活”这一哲学范畴在不同的哲学语境或架构中具有不同的涵义。与其他哲学体系不同,马克思以实践为根基确立起了“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整体原则、现实原则、具体主体原则及辩证历史原则。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5]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生活”是同人的存在息息相关、实实在在且可触可感的现实生活,而不是抽象化、观念化抑或精神化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于在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本质的基础上对制约及规定社会生活发展的内在结构与规律进行哲学透视,在反思和批判中寻求生活的自由和解放,最终构建起新的“生活世界”并塑造出“新生活”的多重形态。因此,“生活化”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质与重要意蕴,实存性、生成性、历史性与价值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曾指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6]52-53}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即是生活实践,自在世界并非能满足人的全部意识,人要为意识的满足而存在就要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将自己的意识对象化从而创造出“对象世界”,所以生活是人自己创造与生产自身生命的活动。动物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人不同,“他自己的生活在对他来说是对象”^{[12]53}。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活”的实质即是生产生命之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与“实践”概念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实践”只有在生存本体论语境中才能被科学地认识与理解,它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创造性、超越性活动,生活世界也并非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世界,因此,全部社

会生活的“秘密”蕴含于实践之中,即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65]。社会生活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以“生活世界”为对象的一种交互活动,这种交互活动蕴含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重关系,因而人的社会生活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的“生活世界”是感性对象化活动的展开,是人的自我生成之域,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果。由此可见,“生活世界”是以实践为机制与动力而不断生成和展开的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世界,主客体在其中最终达到统一。值得一提的是,生活实践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首先是原生性实践(即物质生产实践),其次是衍生性实践(如政治、精神、文化生活等),不能颠倒这两种实践的逻辑秩序。物质生产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生成前提与基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使得社会生活形态发生改变,生活类型不断更新、生活时空展开方式不断转换、生活自由与解放不断实现,马克思正是以此为立足点与依据充分论证、深刻阐释了人类生活关系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生活辩证法。

生活世界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而人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地塑造自我、改变自己、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同时亦改变世界及环境,创造出新的生活世界。因此,回归生活世界实质上即是回归人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彰显了一种“以人为本”而非“以物为本”“以神为本”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摆脱“哲学贫困”、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逻辑转向生活逻辑,将自身置于人民的现实生活之中,克服了理论脱离实践,促进了自身同人民大众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了自身与大众的“双赢”。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17]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基本国情、具体实践、现实生活相结合,在坚定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回应时代呼声、解决实际问题,凸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特色、文化底蕴和哲学创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多元文化背景下有效发挥价值引导与信仰建构作用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找寻发展空间的同时,密切关注着人民的实际境遇、利益得失与价值诉求,唯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融入日常生活,才能在全球化时代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使大众对其产生情感认同进而为大众提供一种信仰依靠和精神依托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科学指引。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视阈、新思路与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现实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以实践为原则、以矛盾为焦点,其本身蕴涵了一种生活化的趋势和要求。因此,“生活化”与“大众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因使人“日用而不自知”而具有自发性,因着眼于生活细节而具有现实性,因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而具有普惠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视界。

三、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与时代任务亦不断地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新的实践要求。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当从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思想营养、经验智慧和积极力量。

第一,密切关注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需要与诉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新时代条件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已从单一的物质需要转变成了复合型需要,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综合性等特征,诸如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尊严、体面、环境、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等主观感受性很强的新需求日益增长。^[19]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正视人民大众诉求的阶段性、历史性变化,牢牢把握住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担重要责任、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应引导大众正确对待美好生活需要,避免将美好生活“需要”误解为美好生活“想要”,在塑造和提升大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以达到更高的合理性、正当性、现实性的基础上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应在社会总体视角下审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各个环节,为摆脱和克服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提供思路与方法,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贡献智慧与

力量。

第二,积极营造尊崇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氛围。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还创造了人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本身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只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习近平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20]向美好生活奔跑、为实现梦想奋斗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劳动实践的过程,奋斗是劳动实践最好的诠释。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所提及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已然成为家喻户晓的金句,不仅进入到了大众的大脑,亦深入到了大众的内心,且深刻地表现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深入挖掘劳动实践在新时代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明晰劳动与幸福的辩证关系,充分阐释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让享受劳动过程、感悟劳动崇高、收获劳动喜悦、分享劳动果实、弘扬劳动光荣、彰显劳动美丽蔚然成风。

第三,着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话语体系。在坚持理论和实践、内容和形式、历史和逻辑有机统一的基础上,采用契合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达形式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人民大众在思想与现实层面建立紧密且有效的联系。关于思想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以其思想高度与理论深度关照大众的现实生活,在表达方式上将学理性和生活性相结合,不断从大众的生活世界中汲取营养而又为生活世界提供强而有力的理论支撑。关于现实层面,在坚持自身科学性与真理性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以其实践厚度全面剖释大众的生活世界,在“理论(显性)话语”和“实践(隐性)话语”的统一中真正做到“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以实践的语言逻辑筑起思想理论和日常生活的桥梁。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意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提供了智慧支持,正如习近平所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继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1]因此,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与发展中获取丰富营养、提升文化自信,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创新,重点依托现代新媒体等传播技术,增强传递的鲜活性、互动性、实效性,不断提高诠释力、影响力、感染力、指导力,以高度的哲学自觉与哲学自信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话语体系。^[22]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 [4]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
- [5] 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智慧[J].求是,2019(2):61.
- [7]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5.
- [8]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M]//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6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3061.
-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
- [10]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3.
- [11]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19.
-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5.
- [13]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453.
- [14]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3.
- [1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
- [1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7]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1):4.
-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 [19] 邓远萍.论“美好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1):36-40.
- [20] 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4-29(2).
- [2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 [22] 李秋梅,罗顺元.习近平语言风格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启示[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5):27-32.

责任编辑:陈可阔

From "Popularization" to "Practical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LÜ Mingy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philosophy is the common requirement of philosophy and the ma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popularization is the intrinsic essence and fundamental attrib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self contains the requirements of practicality and practicality is a new perspective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popularize Marxist philosophy.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problem domain" from concept, category, and consciousness to life and practi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views" from epistemology to practical the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from pure academic discourse to popular and poetic language embody a trend of philosophy returning to "life world". We should draw nutrition from the activities of creating history by the masse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 "win-wi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 masses can be achieved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s and demands of the masses in real life, building a socia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and loving labor, and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practicality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new era; Marxist philosophy; popularization; practicality; path selection